

中州古籍出版社

史记人物 传记论稿

郭双成 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史记人物 传记论稿

郭双成 著

责任编辑 弦 声

封面设计 刘 梅

史记人物传记论稿

郭双成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 毫米 32开12.5印张 286千字

1985年3月第1版 1985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130册

统一书号10219·75 定价2.20元

《史记人物传记论稿》小序

王达津

一九八三年四月末，路经郑州，赴安徽亳县（曹操故乡，汉代为沛国谯郡）参加建安文学学术讨论会，喜见双成同志于郑大宿舍，畅谈往昔，感慨万端，一喜一悲，喜的是双成同志学已有大成，悲的是介白先生已逝去，余亦“白发无情侵老境”。双成为人笃于师友之谊，治学态度，勤恳严肃，从不苟且随人。今幸得睹所写《史记人物传记论稿》一书完成，一如余之所料。此书体例完备，论述全面。第二部分讲述《史记》人物传记的思想评价，颇有自己新见。第三部分讲述《史记》人物传记的艺术成就，更见思考之深，钩稽排比之密。读其文，想见其为人，而文字畅达，尤利后学，想中州学术空气素浓，此书当为学术界添新采。谨为序。

1983年7月9日于南开大学中文系

目 录

《史记人物传记论稿》小序	王达津
--------------------	-----

绪论 从文学上研读《史记》人物传记应注意的问题 ..	(1)
----------------------------	-------

第一章 《史记》作者司马迁的时代、生平和思想	(9)
------------------------------	-------

第一节 关于司马迁生活的时代	(9)
----------------------	-------

第二节 关于司马迁的生平	(17)
--------------------	--------

第三节 关于司马迁的思想	(32)
--------------------	--------

一、不能用在司马迁之前产生的道家或儒家的

思想去范围司马迁的思想	(32)
-------------------	--------

二、司马迁比他以前的思想家提供了

哪些“新的东西”	(43)
----------------	--------

三、通过司马迁思想的研究得到的粗浅体会 (52) |

第四节 关于《史记》的体例及对“纪传体”的	
-----------------------	--

历史编纂方法的评价	(53)
-----------------	--------

第二章 《史记》人物传记的思想评价	(64)
-------------------------	--------

第一节 略论《史记》对某些封建帝王和	
--------------------	--

封建统治阶级人物的揭露和批判	(64)
----------------------	--------

一、对一些封建帝王的揭露和批判 (65) |

二、对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互相倾轧的争斗的

揭露和批判	(80)
-------------	--------

三、对贪暴官吏草菅人命和官场黑暗的揭露和批判 …	(88)
四、应该如何看待和理解《史记》对封建统治阶级的 揭露和批判	(94)
第二节 略论《史记》对所谓的“明君”、“贤臣”、 “循吏”及其他封建统治阶级“正面”人物 的肯定和歌颂	(103)
第三节 略论《史记》对陈涉、项羽等反暴秦 “豪杰”的肯定和歌颂	(117)
一、关于《陈涉世家》的思想评价问题	(117)
二、由《项羽本纪》对项羽反暴秦业绩的肯定和歌颂,略论 司马迁不以成败论人的卓越历史眼光	(129)
第四节 略论《史记》中为先秦“诸子百家”的 代表人物所写的传记	(135)
第五节 略论《史记》中的爱国英雄人物的 历史形象	(148)
第六节 略论《史记》中的中下层社会的 历史人物形象	(165)
第七节 略论《史记》中其他一些历史人物传记的 思想评价	(199)
第八节 《史记》人物传记在思想内容方面的 局限和不足	(214)
第九节 就思想内容上论今天学习《史记》 人物传记的意义	(226)
第三章 《史记》人物传记的艺术成就	(229)
第一节 《史记》人物传记是记述真人真事的 传记文学作品	(229)

第二节 《史记》人物传记的材料取舍和

结构的安排 (235)

一、关于《史记》人物传记的材料取舍 (235)

二、关于《史记》人物传记的结构安排 (244)

第三节 运用多种艺术手法，生动地描绘和

表现历史人物 (250)

一、注意入细刻划历史事件和场面描写 (251)

二、注意运用各种文学手法刻划人物 (257)

(1) 把人物放在一定的背景上去写 (257)

(2) 在事物的发展和矛盾冲突中描写人物 (260)

(3) 注意人物的心理描写 (263)

(4) 运用对比手法描写人物 (265)

三、注意通过细节描写或人物生活中的某些

插曲刻划人物 (273)

四、关于《史记》的人物传记中是否属进了一些

非信史的东西的看法 (278)

第四节 《史记》人物传记的语言运用 (294)

一、《史记》一书的语言是在当时口语的基础上

精心创造出来的一种“文言” (295)

二、《史记》人物传记中的历史人物的语言 (300)

三、《史记》人物传记中的叙述人的语言 (312)

四、《史记》人物传记中的历史人物的语言和

叙述人语言的有机结合 (316)

五、《史记》人物传记对民间谚语、俗语、民歌的运用 ... (321)

第五节 为什么《史记》中会出现一些可供当作

文学作品读的历史人物传记 (322)

第六节 学习《史记》的人物传记的写作经验	
对我们今天的意义	(326)
第四章 关于从思想上和艺术上学习和借鉴	
《史记》人物传记的问题	(328)
第一节 正确地评价《史记》中的人物传记仍 具有现实意义	(328)
第二节 关于从思想上学习和借鉴《史记》人物 传记的问题	(331)
第三节 关于从艺术上学习和借鉴《史记》人物 传记的问题	(336)
第四节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339)
第五节 《史记》人物传记所取得的光辉成就将 永放光辉	(341)
本书引用书目	(344)
附录	
一篇足以使司马迁“复生”的奇文 ——《报任少卿书》论	(349)
评班氏父子对司马迁及其《史记》的评价	(366)
后记	(382)
本书索引	(387)

绪 论

从文学上研读《史记》人物传记 应注意的问题

司马迁是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历史家和文学家。他以毕生精力完成的前无古人的巨著《史记》，系统地叙述了古代历史，从各方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面貌，并且综合记录了学术知识的源流，是我国人民一宗宝贵的文化遗产。毫无疑问，我们应该把这一宗宝贵的文化遗产接受下来。但要做好这个工作，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今天，我们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对这部巨著重新加以研究，发掘更多有益于我们的东西，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这一工作显然需要更加深入地进行下去。我们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对《史记》作出许多有价值的研究。这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是会有重要帮助的。

笔者写这本《史记人物传记论稿》的主要目的，在于从文学的角度对《史记》中那些写得成功的人物传记的思想性和艺术成就加以探讨，因此关于《史记》记事本身的疏忽、抵牾和错误的考证，便不在本书的论述范围内。前代学者在这方面是肯下功夫的，而且取得了值得我们重视的成就，例如清代学者梁玉绳，曾经花了将近二十年的光阴，反复钻研《史记》，“据经传以驳乖违，参班、荀以究同异。凡文字之传讹，注解之傅会，一一析而辨之。”（钱大昕《史记志疑·跋》）凡五易稿而写成的《史记志

疑》一书，对于司马迁以前的历史事迹和人物传记的发展、变化，作了一次总清理，对于我们研读《史记》就很有帮助。认识事物的经验告诉我们：“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毛泽东《实践论》）文学的欣赏也是如此。只有深刻地理解了一部作品，我们才好说是比较深刻地欣赏了它。否则，从印象出发，妄谈一部作品的好坏，浅尝辄止，不可能正确，也就不可能有说服的力量。我国著名的作家、文学评论家朱自清先生，在他写的题为《古诗十九首释》（收入《古诗歌笺释三种》一书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8月出版）的文章中，曾这样论到研读古典和现代文学的重要作品一定要注意分析：“只有能分析的人，才能切实欣赏；欣赏是在透彻的了解里。一般的意见将欣赏和了解分成两概，实在是不妥的。没有透彻的了解，就欣赏起来，那欣赏也许会驴唇不对马嘴，至多也只是模糊影响。一般人以为诗只能综合的欣赏，一分析诗就没有了。其实诗是最错综的，最多义的，非得细密的分析工夫，不能捉住它的意旨。若是囫圇吞枣的读去，所得着的怕只是声调词藻等一枝一节，整个儿的诗会从你的口头眼下滑过去。”（见上书，217页）这是概括了许多人的文学欣赏的经验之谈。阅读《史记》的人物传记，亦复如此。如果在今天我们对《史记》人物传记所写的内容没有一个比较深刻的理解，甚至还看不大懂，就从文学上大谈而特谈对它的评价，是没有不闹笑话的；而要能够达到对《史记》人物传记所写内容的比较深刻的理解，进而正确评价这些人物传记，离不开前人关于《史记》记事本身的疏忽、抵牾和错误等等的考证方面给我们遗留下来的遗产的帮助。因此，轻视前代学者在上述方面所留给我们的遗产，是完全错误的。以上是笔者首先要说明的第一个问题。其次，还要指出的一点是：《史

记》所写的人物，都是历史上实有的人物，要想正确地评价司马迁为他们所写的传记，便有赖于对于他们的活动的时代的历史发展阶段的科学的说明。笔者虽是从文学的角度对《史记》中那些写得成功的人物传记的思想性和艺术成就加以探讨，和历史研究工作者利用《史记》来研究历史有很大不同，但却是在尽量利用历史研究工作者对《史记》所记载的历史时期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来评价《史记》的人物传记的。从文学上研究《史记》中的人物传记，与利用《史记》中所提供的史料进行历史研究，这二者之所以有很大的不同，是因为二者的任务不同，采取的方法也不同。利用《史记》中所提供的史料进行历史研究，首先就需要对这些史料本身进行“考信”，否则根据不可靠的史料必然做出一些虚假的结论，就谈不上发现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性的问题、重要环节及其发展的规律；从文学上研究《史记》中的人物传记，则主要是通过对其中的历史人物形象本身的研究（这些历史人物形象本身如何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产生出来，进行活动，以及《史记》作者如何描绘这些历史人物形象），从而使我们对于我们的民族和先人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生活有所理解，而在这些已成为历史的陈迹的社会生活本身中就包含有某些于今天的人们有益的经验教训。虽然有些历史人物是上不了历史教科书的，但从文学的角度看，由于他们的所作所为可以从一个侧面显示当时社会生活的面貌，则仍值得我们予以重视。再就二者所采取的方法而论，历史科学工作者利用《史记》所提供的史料进行历史研究，主要是采取以综合概括为特征的历史论述的方法；从文学上研究《史记》的人物传记，则主要是采取文学欣赏的方法。我们知道，一定的社会生活被作家反映到一定的文学作品中，能否被生活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后来的人们所理解，以及怎样

被人们所欣赏，一定的文学作品本身有一定的规定性，同时还跟欣赏者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具有什么样的来源于生活实践的主观条件，有密切的关系。一切文学作品固然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但它一经产生，它本身也就成为一种客观存在。如同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一样，这些文学作品对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人们意义也是经常在发生变化的，生活在社会发展不同阶段和时期的人们总是从里面寻找那些符合自己的阶级利益和审美趣味的东西来欣赏。在这样的意义上来说，文学欣赏同文学创作一样，也总是要表现出欣赏者不同的时代性和个性的。所谓“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汉姆雷特”，就是指的这种情形。如果认为处在不同时代和在不同的阶级地位中生活的人们，对一切文学作品的欣赏和感受都会是一样，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我在这部《论稿》中从文学的角度研究《史记》中的人物传记，主要是立足于我们的时代，根据自己研读《史记》人物传记所得到的心得体会，谈一些看法。笔者认为：在今天我们这个社会主义时代，一个文史工作者，凡有所论述，就应该是把自己内心里的想法如实地写出来，这于人于己都会有好处。由于文学作品往往就象生活本身一样可能给读者以多种多样的启发，因此笔者在从文学的角度研究《史记》的人物传记时，运笔比较灵活自由，有时似乎是在一些无关宏旨的小问题上作文章，只要我认为这样写有助于读者研读《史记》的人物传记，也就在所不顾了。

笔者之所以要特地指出上述这两点，是因为在笔者看来只有这样做，才能够在从文学的角度研究《史记》的人物传记时，避免明、清以来的一些所谓“评点家”曾经犯过的毛病：他们抛开了《史记》作为一部史书的本质，仅只从文学的角度来论断《史

记》人物传记的写作技巧和人物活动的成败得失，虽时有发人深省之处，爆发出智慧的火花，但不能提到理论的高度，从根本上对《史记》人物传记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做出恰当的评价。这一事实说明：从文学的角度来研究《史记》的人物传记，虽然可以采取不同于前代学者主要是在攻错订讹方面所用的方法，也不同于历史研究工作者利用《史记》来研究历史，但是如果抛开了《史记》作为一部史书的本质，不联系《史记》一书的其他部分以及另外一些与《史记》有关联的历史著作（这里主要是指《汉书》），而只是孤立地对《史记》的人物传记进行研究，抛开历史研究工作者对《史记》所记载的历史时期的研究成果进行研究，就反而不可能对《史记》人物传记的成就从思想上和艺术上作出正确而深刻的评价，而只会陷于皮毛的欣赏和论断了。虽然如此，笔者从明、清以来一些“评点家”的那些评论《史记》文章的一类书中，也还是不时得到一定的启发。象明朝万历初年凌稚隆汇集了历代各家评论《史记》的材料而编成的《史记评林》一书，开《史记》品评之风气，他们或论《史记》其文，或论在《史记》中得到叙述的历史人物及其事迹，其中有一些看法今天就还有一定的意义。当然，从今天的观点看来，其中有不少是所谓“书生之论”，象在一些篇人物传记之后所引苏辙《古史》中的论断，很多即属此类，没有多少参考的价值，《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五·史部四·别史类》称此书作者苏辙“文章不及司马迁，其持论以‘无为’为宗，所见亦未能出迁上，悍然点窜，殆不自量。以其补苴罅漏，时有一得，姑存以备参考耳。”但对此类书加以浏览，有时也会从反面给人一些启发。再如清朝吴见思所著《史记论文》一书，主要是从研究形式和技巧出发去探讨司马迁的文章的义法，也不是无可取之处。说它们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

只是就总的方面而论。和上面所举的同一类的书相比，笔者在这本书中引用了其中不少论断的晚清郭嵩焘所著《史记札记》一书，优越于明、清以来一些“评点家”的著作之处，就在于它能够把对《史记》记事疏忽、牴牾、错误等等的考证和研究同从文学上评价和欣赏《史记》的文章比较恰当地结合起来。今人贺次君在为这本书所写的《校后记》中指出：“明、清的评论家们，拿纯文学的眼光去欣赏《史记》文章，于司马迁的艺术造诣虽然有一定的认识，但对作品本身字义音训之间，误衍窜乱之处，或以为烦琐，或视若畏途，都撇开不谈，只从他们自己认识到的着笔，所以不可能做到申明至义，评断不错。郭嵩焘受了乾、嘉诸大师的影响，既通训诂声韵，而又勤于考核，从这个基础来评论《史记》文章，往往能恰到好处，至少是比较客观一些，可是他依然本着‘读史务览其盛衰治乱’的观点，总结出来的论断，在今天看起来是有些近于迂腐了。”（《史记札记》，商务印书馆1957年9月版，465—466页）我想，生活在今天的我们在评价《史记》的人物传记这一工作上，应该比包括郭嵩焘在内的前人做得好一些。

近代文学家林纾，在他写的《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序》中，论及清代学者对《史记》进行研究的情况时，这样指出：“余谓先辈治《史记》者，厥有二派：甲派如钱竹汀之《考异》，梁玉绳之《志疑》，王怀祖之《杂志》，均精核多所发明，而梁氏成书至三十六卷，论黄帝一事几千言，其下历举异同，良足以刊《史记》之误；乙派则归震川、方望溪及先生（指吴汝纶——引者）之《读本》，专论文章气脉，无尚考据。二者均有益于学子，然而发神枢鬼藏之秘，治丛冗秃屑之病，导后进以轨辙，则文章家较考据为益滋多，顾不有考据，则瞽于误书，不讲文章，则昧于

古法，今既有刊误之书，而又得精良之《读本》，学者其可以无憾矣。”林氏之论，笔者认为较为客观的。我们今天研读《史记》中的人物传记，对于上述两派学人的著作，确是应该并读而不可偏废。清人尚镛在其所撰《史记辨证·自序》中也指出：“读《史记》者，宋以前死于章句，罕知体要；明以来溺于文辞，罕知义法；评论虽多，皆非迂之知己。”因此，他认为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是不能轻易谈论《史记》精义的。这说明研读《史记》如果只是株守于文字之下，或溺于文辞，是不足以成为“迂之知己”的。过去学人有终身研诵《史记》，而不能通其所蕴者，原因当就在于此。今天，我们在研读《史记》的人物传记时，接受前人在这方面遗留给我们的经验教训，是很有必要的。

但是，上述两方面的学人的著作，即使我们都已注意读了，在《史记》人物传记的研究上，也还只是做了应做的起码的工作。要能够对《史记》人物传记做出正确的评价，在今天最根本的是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作指导，充分利用今人在史学研究方面的某些研究成果，而这一切又都有赖于我们在长期的生活、工作和斗争中努力提高和锻炼自己，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方始办得到，这就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了。

如上所述，在从文学上研究《史记》的人物传记时，从《史记》作为一部史书的本质出发，从《史记》的整体出发，是重要的；但同时我们还应该认识到：联系到司马迁这个人所处的时代和他的生平、思想进行研究，也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历史上从来也没有那一部历史和文学的著作，象《史记》这样具有作者生活的时代和作者个人的特色的。其中包含有作者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生活经验和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看法，有他自己的感情作用，有他自己的肺腑和心肠。因此，“颂其诗，读其书，

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万章下》）就显得更其重要。

上面所说，就是笔者在这本《论稿》中论述《史记》人物传记的思想性和艺术成就之前，首先对司马迁所处的时代、他的生平和思想的大概情况以及《史记》一书的概貌加以论述的原因。

第一章

《史记》作者司马迁的时代、 生平和思想

第一节 关于司马迁生活的时代

根据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收入《观堂集林》卷十一）的论断，司马迁的活动时代，大体上与汉武帝刘彻当政的时代相终始。司马迁生活的这个时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一个强盛的时代，也是封建制度下中华民族的一个蓬勃发展时期。这个时代具有些什么特点？这些特点怎样就决定了《史记》一书的诞生？是我们在这里所要探讨的问题。

首先，从经济上说。由于秦末以来连年战争的结果，造成了西汉初年经济上的极度荒凉残破的景象。“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史记·平准书》）是对当时上自最高统治者下至一般平民普遍为穷困所迫的情况的真实写照。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新登上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王朝的严重注意。由于西汉帝国是在我国第一次农民大起义后建立起来的一个统一的大帝国，它的统治者在有感于经济情况的残破的同时，也很震惊于农民群众在推翻残暴的封建统治中所表现的革命的威力，为了稳定和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求得经济的恢复，因此在王朝统治的初年，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不得不有所减轻。刘邦做皇帝后，